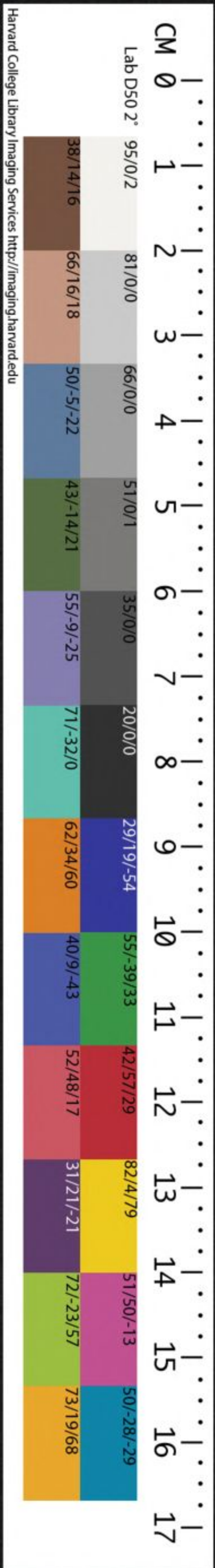


T2720/7914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9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九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楊李臣岳元聲

訂合

庠生沈國元

校正

巳巳

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勅幣賜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徃勞以旌爾能



爾其領之○初魏敏卓敬輩凡八十一人爲給事中 上  
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以六科爲事之  
本源改爲士源後復改爲給事中○陞刑部右侍郎趙勉  
本部尚書試兵部左侍郎沈縉本部尚書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穎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  
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  
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  
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  
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  
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

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  
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  
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  
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  
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  
虺蚊蚋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疢所  
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  
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  
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  
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

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賚有差

臣建曰我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于世嫡焉未也衆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女爲王妃焉猶未也其還鄉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葺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者厥後功臣多不報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詹事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 上謂吏

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子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按鐸鳳陽虹縣人爲人重厚慎密 大誥稱其始友及臣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稱惡聲其德量可見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爲渾莫奚爲奚契丹時人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鉄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  
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  
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六月周定王棄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七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皆  
還○虜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徵趙搆謙爲瓊州教授

按搆謙餘杭人雅追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年  
徵至京修正韻與僚官不合歸至是徵爲是官作瓊臺  
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授造化經綸圖說補前  
聖戒書隨物書之以興斯文爲已任蠻俗自茲嚮風載

臣名

十月徙民墾閒田時山西地涸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于  
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泗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  
六人戶告願應募戶部以聞 命賞鈔錠送後軍都督僉  
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泗州募化居民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百夷遂平○上以故元兀  
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  
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  
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  
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  
德著稱爲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

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十馬爲知院惶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元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上謂侍臣曰興

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臣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什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擢德州同知陳龔爲太僕寺少卿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仍賜鈔錠

十二月倭掠寧海○徵士梁寅卒

按寅字孟敬臨江人世業農家貧力學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

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廣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西平侯沐英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別賜鈔五萬爲鳳陽建第費 諭之曰雲南諸夷心服于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南安侯俞通源卒

按源巢縣人號國公通海弟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閩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加二千石後以黨事發子從祖誅不得嗣

是年詹徽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安南黎季犛殺其



主陳日焜假煒明來貢○高麗國相李仁人囚禍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魯王卒 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命晉王成祖率諸將分道伐虜○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贛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卑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

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金銀鈔幣歸老于家是年海卒○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暮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旣以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通政使茹瑄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旣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効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旣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

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疋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

爲圖以進使頒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國子祭酒宋訥卒

按訥自洪武十三年徵請公車除助教橫經發難擊節鄭蒙學者歸嚮歷陞大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繁無望臣以鎮之 上特簡訥爲祭酒訥性嚴重不妄言笑倡學規立師道宿弊以釐至是疾卒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致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

涼國公藍玉討西番遣將瞿能徐凱出大渡河擊敗之○

龍州知縣陳敬爲吏部侍郎○申定官民服飾

三月燕王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

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  
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  
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  
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  
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  
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  
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  
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  
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

遣人報捷京師 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  
其銀印金鈇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  
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  
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

論曰

我 聖祖于北虜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

隴後

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

出者二

又專 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

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

爲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爲

戒以不得已爲言豈樂勒兵于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

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

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此虜吾之世讐不可

不嚴爲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

成祖繼之亦嘗一 犁虜庭蓋其心即 聖祖之心其

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卒

先敢于犯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讐則 聖祖之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爲大驗矣其與漢高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爲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前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四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大潰又岌岌平剝膚之災矣旣喪得輒耳異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聖謨而重有感也已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舊以遇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

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涼國公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按韓國之獄當時羣臣皆不敢抹惟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寃狀辭極剴切事竟不行王書曰竊見

太師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  
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  
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  
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  
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  
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  
不為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  
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  
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  
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  
天命之不可俸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况之  
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薑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  
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慮  
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  
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  
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  
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  
求脫禍圖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  
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憫

為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  
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冤延羣臣  
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臣誠愧耻忘  
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

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

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

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詔求

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  
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游  
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終  
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  
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  
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齟齬如常時既入

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  
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于  
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至是上遣  
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覓召丘玄清至與語悅  
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

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雙槐歲抄記云瑠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  
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  
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惜靈槎此  
詩三丰遜老詠揚州瓊花以自况也永樂初文廟  
復累遣使致書求之書函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  
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徃物  
色之不可得粵濱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  
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  
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為証者要之天地間自有  
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為也

六月定東官司經局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玉遣

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勲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為  
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  
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鍊冊曰  
曩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為帥首以統  
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  
衣還鄉特命爾為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  
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  
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潁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  
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

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  
諸侯皆給以兵時號缺冊軍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  
三司仍舊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江  
南北海溢○河決江南

八月召涼國公王還京尋詔還鄉賜賚甚厚仍命工部具  
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予還鄉各賜金銀  
鈔幣有差○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  
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  
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

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  
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  
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  
隸府州縣事煩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詔考定使節之  
制禮部奏漢節長三尺旌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純故元進士  
入國朝歷官右叅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  
金具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  
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  
今官○夏長文爲僉都御史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初 上封基爵止其身  
不世襲也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爲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參  
政又爲惟庸黨布政使沈立本所脅發憤成疾卒于官及  
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璉子薦襲封增祿二百六十  
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錢券子孫世襲○置閣門使依宋制  
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爲之○命禮部試  
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  
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  
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  
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 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  
騭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常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  
谷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  
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爲書傳  
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  
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軋象甚爲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  
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  
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  
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  
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  
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能凌弱衆不得暴寡而  
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  
天而君但安閒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  
佑下民作之  
若師之意哉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  
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



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  
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  
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

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

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

皆刪去

水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蓁蓁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面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

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

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賜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為翰林院編修○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國子生程  
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  
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暴  
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按赫以歲督海運功封侯者後追論藍党國除武  
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年與襲指揮

時有鄆人袁珙者字廷玉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  
吉凶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  
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真太平  
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  
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王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

按珙難後召珙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  
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  
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 文皇召  
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  
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  
異宣德常侍 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謀上者  
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  
寶少卿致仁卒年八十三

辛未 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上閱  
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按許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雅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

馬匹甚多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黃金曰穎公之爲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鉄騎長騎橫驚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舉旗威震朔南胡虜畏其犂庭蠻夷爲之禡鬼豐功甚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蓋天眷聖祖啓萬年之典運故生此名臣摧陷廓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朝論開國功臣必以六王爲稱首然以傳穎公之勲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卒累黨禍襲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爲穎公訟者惜哉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徃陝西等處防邊賜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

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河決原武入淮○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緣阜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傳信錄云 上有天下欲密察臣民情偽數為微行一日微行至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鬣髮皆齊矣上去明日朝罷 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

皇明實錄通紀 卷之九  
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綱中十三頁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

臣按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于禮樂刑政之大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創制宜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 以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師遇上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雨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鑿輿出萬里長空跨玉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召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授是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

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

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

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

于家○翰林院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叅政捕蝗弭盜

民甚得之

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

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爲上所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閣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于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十月北平大水免其田租○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

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丹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

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關乞命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令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岨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

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

綺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都督統兵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羅蠻○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圃 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靖江王守謙卒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誅死桐城上育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狎比小人肆為淫虐 上未忍置于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既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爵鎮雲南奢縱如故軍民怨咨猶不忍置罪仍召還

二月俞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  
逃洞○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

論曰按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即魯秦二王猶命之曰荒曰愆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弗謚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謚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謚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傳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于國值于官一而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宜其代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予故文臣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死節



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暉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與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益淫矣當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夏文愍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率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即得之不贖不上謚及身以罪竄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際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臣親公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傳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勳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胡儼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劾之類諫臣若楊瑄黃華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暘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

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謂與天下共際之操法于賞罰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列侯諸將練兵西北諸塞○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

主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

○舳艫侯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謚曰懿文○涼國公藍玉征

罕東西戎部落○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俞通淵班師回京 上以通淵屢立戰克續父兄遺

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雋侯

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鍊券世襲○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  
何忠為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  
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  
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為萬戶克滁  
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  
陣今忠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  
陞為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

黔寧王謚紹靖

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  
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

贈三代皆王爵英為人寬洪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喻  
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  
驕无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  
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奸蠹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  
為樂

臣按  
敷文  
而傳  
才長  
洪武  
黔寧  
南次新尚公主  
授駙馬都尉  
為蠻貊異域至我 朝乃声教覃  
埒固我 太祖天威神算之所致  
臣之績亦不可誣也黔寧四子皆  
鎮雲南沉勇有父風屢討平蠻寇  
西平侯永樂中以平交趾功進封  
王次昂任都督亦嘗總兵鎮守雲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  
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孝弟忠  
信文學材藝日以為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歷指古人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甯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 諭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

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舶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怕死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貫好剽掠既遣人學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  
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  
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  
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  
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  
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  
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列于廣  
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  
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靖寧侯葉昇

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  
曰匹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  
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  
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旣種又須耘耨炎  
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  
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  
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  
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  
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  
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田非其人  
必疎福表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為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

其畧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為恥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 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眾賦歛過厚倉廩雖實而民窘者眾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官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眾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太殺京民不分

皇明通志卷之九

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菽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鈔法慎刑賞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女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授學名其讀書之

### 廬曰正學

按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為己任進修所請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

為朱程復出嘗卧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洪武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上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是職 陳建曰孝孺在洪武建文間卓然為一世儒宗洪武末 太祖太慚遺令必先召孝孺孝孺固曠世異才而我 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矣語曰知臣莫若君若我 太祖深知孝孺哉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 命改為朝鮮○疏鑿

溧陽銀堡東堤河道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

十丈又沙子河至臙脂堤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

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

督視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

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幾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浙  
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  
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十月定王府筵宴按察司僉事坐次王府筵宴舊長史上  
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事上 上謂僉事方面  
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  
木兒檻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越雋衛鎮守之○  
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勲祿之制惟醫學陰陽

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王詹徽茹常任亨泰杜  
澤楚樟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命僧錄司造周  
知冊頒于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徃徃易  
姓名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僞故有是命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夫  
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  
珠卒持至僚屬俱駭愕靖徐曰安有此大珠必僞物命碎  
之 上聞而嘆曰千金之珠畧不動心遽斥爲僞物而碎

之免至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脚僧請闕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醃以服 上服之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醃底凝朱紅彩迴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爲子旣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

二十五年帥師征越雋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讓撫綏士卒賑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資人皆賢之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于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



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  
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  
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  
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聞弟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  
素狠愎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  
之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  
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訐  
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上宴容止倜儻  
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迫征西歸意望進  
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大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  
為太師乎及奏事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為逆謀  
錦衣衛指揮蔣獻上告捕訊上集羣臣廷議玉強辯  
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

八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普定  
侯陳桓鮑臚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  
侯葉昇翰林典籍孫黃等數百  
千家皆坐逆党凡戮數萬人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  
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  
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  
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為尚書○上自即  
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  
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  
武人不知書徃徃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

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復祖訥之仲子○倭寇浙東

四月大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効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旣至令自推

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浦  
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  
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  
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  
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  
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  
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入覲 上識之後被人妄訐  
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  
實必死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

司參議 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  
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  
友以聞遂有是詔○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梅余  
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  
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勅胡黨藍黨○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

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 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廸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兵擊敗之獲送京師伏誅○封皇子穗爲谷王以劉璟爲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

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賑濟貧民○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成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爲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入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荆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

費母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周者拏送  
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  
父母皆坐罪○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  
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  
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  
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  
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  
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  
聞

二月倭寇浙東都督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

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  
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  
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  
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  
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  
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  
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  
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  
何從生哉○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  
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才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九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  
凡齎捧詔勅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  
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  
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  
○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命  
韓王瀋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欲其知親親之義也  
四月詔陝西軋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從同知史  
孟通奏○更定蕃國朝貢儀較舊制更爲簡便矣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

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  
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

軍

按國初比試之嚴  
如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享堂其樹  
碑于先墓皆官爲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

童軍役

按安童永州祈陽縣人父玄戍定邊以卒安童補役以  
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詣闕自陳  
上憐復  
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

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七月任亨奏爲禮部尚書○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八月偕文軍叛平羗將軍寧正討平之○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凡陂塘湖堰可瀦畜備旱熯宣洩防霖澇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旣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觸犯國法罪當大辟但臣年老父子情有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其罪死 上憫其言特宥之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

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先是上以宋儒蔡氏所書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命儒臣定正之尋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五等率諸儒以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



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寰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藩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州甘肅爲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厠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狗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

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盡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冬十月倭寇金州○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土廣民

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  
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  
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  
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  
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  
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賫勅往勞  
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陞辭請歸喪母而  
後任詔許之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

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  
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  
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暴卒○  
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歿



